

脍炙人口的《题金陵渡》



□ 马彦如 张剑

镇江江山清绝，名胜遍布。自南朝起，文人争相游览，写下无数歌咏之作，其中，中晚唐诗人张祜的《题润州金山寺》和《题金陵渡》是歌咏镇江的代表名作。《题润州金山寺》一诗清新流畅，别具一格，在当时被公认为是金山寺的绝唱。而《题金陵渡》，更是脍炙人口。

一千年前，诗人张祜漫游江南时，夜宿金陵渡口，登楼远眺，面对长江夜景，一股清幽悠然而起，提笔抒情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年的七言绝句《题金陵渡》：“金陵津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”。寥寥几笔便描绘出清冷凄迷的江上夜景，羁旅愁思。

张祜生卒不详，字承吉，南阳人，家世显赫，有“海内名士”之誉。他一生漂泊，初寓姑苏，后寓居丹阳。其性爱山水，多游名寺，为人清高，自称张处士。张祜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，有近500首诗词传世，这个数量在唐代诗人中相当可观，杜牧曾称赞他“谁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”。

张祜一生，仕途失意。在元和至长庆年间，张祜深受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器重，令狐楚亲自起草奏章荐举张祜，把张祜的300首诗献给朝廷。这个时期，正值诗坛巨擘、翰林学士元稹在朝廷里权势很大，皇上于是把元稹叫来，问他张祜的诗写得好不好。元稹说：“张祜的诗乃雕虫小技，大丈夫不会像他那么写。若奖赏他太过分，恐怕会影响陛下的风俗教化。”皇上听了连连点头，张祜的仕途之路就此碰壁。

随后，张祜离开长安，客居丹徒，最终隐居于丹阳。客居丹徒期间他遍访山水名胜，他的题咏丹徒山水名胜的诗篇大多作于其时。从张祜所作《所居即事六首》其五“南穷海徼北天涯，惆怅亡羊是路歧。眼下已隳梁武佛，耳中犹听魏文诗。三茅道士朝携手，五柳先生夜对棋。自向庐山为一社，百年生计任婴儿。”诗句来说，会昌五年(845年)七月唐武宗诏毁天下佛寺时，他已隐居丹阳。至于他何时开始隐居丹阳，则难以考知。最终，张祜卒于丹阳隐居之地。有专家推断，从开成二年张祜约48岁左右开始客居丹徒，到约大中七年(853年)去世于丹阳，他在润州大约生活了15年。

古代诗词中的金陵，多指南京，于是

有人误会张祜诗中的“金陵渡”位于南京，其实，“金陵渡”就是镇江的西津渡。隋唐时期，曾经做过都城的金陵(南京)被当权者打压，降级为县，隶属于润州(即镇江)管辖。按照当时的惯例，文人墨客会将县的别号当作州的别号使用，所以诗人张祜才把西津渡称作金陵渡。张祜同时代诗人杜牧《杜秋娘》小序中写道：“杜秋，金陵女也。年十五，为李锜妾。”李锜曾于唐德宗时任浙江西道观察使，治所便在润州，故“金陵女也”实为“润州女也”。

西津渡始成于三国时代，是由破山栈道形成的一个军事渡口，在三国时，驻有东吴的水师。唐代，西津渡又叫蒜山渡，宋代始称西津渡。西津渡曾是镇江历史上最繁忙的渡口，系大江南北往来的要冲。隋唐时期，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以后，这里成为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交汇点，大批漕船蜂拥而至，热闹非凡，帆樯如织，商旅如云。从对岸瓜洲登船可达西津渡，这是北方人南下渡江第一站，也是张祜踏上润州的第一处所。

张祜诗中的“小山楼”，曾经是唐代“金陵渡”渡口一家客栈的名字，具体位置位于何处，如今已不可考。据记载，当年的客栈位于西津渡边上的小码头街，这条街只有一边有店铺，另一边面临长江，站在街边的店铺就能看到滔滔长江。

从南朝到唐代前期，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多年都是南方最发达的地区，人烟辐辏，商贩往来不止。而且扬州夜间处处灯火，水边停泊的船只比比皆是。但是张祜眼中，对岸瓜洲为何是“两三星火”？因为到了晚唐，经过战争洗礼和漕路断绝的影响，润州的繁华成为旧事，张祜眼中的瓜洲就只余“两三星火”了。随着岁月的变迁，北岸那个“两三星火”的古瓜洲也在晚清时期全部坍塌于滔滔江中，从此踪迹难寻。

与北岸坍塌对应的是，南岸诸渡则开始淤积，西津古渡现在离长江江岸已有300多米的距离，失去了原本的面目。尽管古渡不再，古街换貌，但西津渡“活化石”般的古代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保存。目前，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、最集中、最完好的地区，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。游人来到西津渡总要找一找当年“小山楼”的踪影，远眺一下“两三星火”的瓜洲。

问道茅山三千年^①

□ 张春蕾 夏和生

第二章 巍巍上清

上清派素有“道门华阳亦儒门洙泗”的美誉。在六朝、唐、北宋时期，上清派在中国道坛上独领风骚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千年道教文明，在唐宋时期更是达到巅峰状态，几成国教。在这千年中间，上清派理论体系完整独立，高道辈出，分布广泛，影响巨大。除茅山之外，还建立了天台山、嵩山、王屋山、京畿、蜀中等几个大的传道基地。

上清派摆脱了早期道教低级粗俗的修行方术和“鬼道惑民”的现实功利性，赋予道教向精神世界和宇宙世界不断追寻的高雅性和超越性，将道教提升到与儒、释二教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文化传统之一的高度。

早期上清派以茅山为活动中心，茅山得以跻身于众多名山大川之列而闻名遐迩，成为天下人向往、朝拜的圣地，“茅山为天下道学所宗”主要应归功于上清派。上清派首次让道教拥有了系统的修炼理论和方法，使此前的道教派别皆成序曲，因此有“教衍上清”之说。在中国道教史上，上清派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，影响深远。

一、上清派兴起的背景

(一) 动荡不安的六朝社会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、大分裂时期，三百多年的六朝社会始终处于战乱频仍、军阀混战的局面中，社会各阶层都在血雨腥风中饱受痛苦，如临末世。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战乱，让北方士族普遍感到生命无常，他们从精神上渴望安宁与平静，追求超脱与永恒的生命状态。

东晋司马氏政权南迁后开启的南朝社会，政权更迭频繁，被史家称为“天下骚然，民不堪命”的乱世(《宋史·明帝纪》)。那些来自北方的统治者对文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士族既忌惮又歧视，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强烈的排斥态度，不断加以排挤，使世代安居江南的土著士族被不断边缘化。他们多不得志，无法在仕途上伸展抱负，至多官至六品，因而这些南方士族也有了崇道入教的愿望。

在社会大动荡、大变革中，一方面民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，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壁垒也特别显著。由于中央政权对全国失去控制，宗教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时机，六朝出现了儒学萧条、道教复兴、佛教盛极一时的局面。勃兴的宗教为走投无路的百姓提供了精神上的栖息之所，当时甚至出现了“竭财以赴僧，破产以趋佛”的疯狂局面。对宗教的狂热趋奉，清晰地昭示出穷途末路的时代氛围。

(二) 寻求身心安泰的士族阶层

士族文人一般都是在儒学正统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，他们普遍重视君臣之义，渴望“事君以忠”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。但曹操父子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到取而代之，打破了这种节操伦常的传统，正统君臣关系从淡化到逐渐崩溃，王权衰落，也殃及儒学无法再享有独尊的地位。政治环境的险恶，让很多士人走向疏离现实、相对安全的谈玄论道，这种风气促使士人从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下解放出来，走向个性觉醒、自我解脱之路。兼济天下的抱负既然无法实现，他们只好顺应时势，但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，安顿身心。宗教的出现恰好为这些彷徨无依的流浪心灵找到了寄托和依傍。

这一时期，传入中国的佛教开始出现兴旺景象，魏晋社会一度谈玄成风。这种情况迫使统治者与士族知识分子对中国本土的道教进行改造、充实和提高，以便构建自己的宗教体系，与佛教等外来宗教相抗衡，淡化佛教东传对华夏民族精神和传统意识的冲击。于是，南北方士族阶层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道教，期望能从道教中找到灵魂之家，找到现世得不到的慰藉，以道教信仰弥补人生缺憾。

入道后的南北士族开始对原有的道教教理、教规、教义重新加以审视。他们发现，民间符水道教的教理、教规、教义存在许多不足，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、以符篆道术祈福禳(ráng)灾的做法非常低劣，不能满足他们的信仰需求。他们着手改造民间符水道教，使之向炼养、斋仪及义理化方向发展，通过倡导炼养和服食金丹，将道教从济世度人的本义引向追求个人长生成仙，以满足统治阶层一直追求的长生梦想。这势必要引发道教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变革，文人道教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问世的。道教上清派正是生活在东晋都城建康(今江苏南京)附近茅山一带的江南士族文人于兴宁年间(363-371年)秘密创建的道教新派别。
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

